

筆墨迎春 即場揮毫書寫福字

蘇士澍許禮平暢談中國書畫收藏與傳承

起筆，揮毫，送墨寶，送的不僅是新春祝福，也是著名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士澍對書法在當下的推廣理念。上周六，蘇士澍與香港知名收藏家、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許禮平就「中國書畫的收藏、傳承與傳播」主題進行對談，並即場揮毫書寫福字送予當天參與講座的市民。

蘇士澍在活動結束後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他認為當前在藝術市場存在一些亂象，不利於正統書法的發展，希望能從新一代抓起，「讓孩子們規規矩矩地去寫字。」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文、圖）

為迎接2026新年，聯合出版集團「一本讀書會」舉辦「名家藝術周」新春系列活動，特邀在藝術文化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蒞臨香港主講及分享，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藝術與文學的魅力滋養市民生活，營造濃厚的新年文化氛圍。

蘇士澍倡守書法正脈

作為該系列活動的第一講，蘇士澍與許禮平上周六在尖沙咀對講。蘇士澍表示，希望今次講座的内容能為中國書畫在當下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提供一些指導性的意見，主要探討的是如何將中國書畫藝術品經過收藏傳承下去。

蘇士澍談到，過去香港是內地畫家走向



▲蘇士澍（左）與許禮平即場揮毫書寫福字。

世界的第一步，「香港是有文化根基的。」他以許禮平為例，提到許禮平經常將不太知名的、但是在歷史長河中很重要的作品收藏，「我特別感慨許先生收藏的將近300副明清以來的對聯，有簡介、有照片，讓我看了以後非常的感動。許先生做了不少填補歷史不足的事情。」他寄語年輕一代學習許禮平收藏的方式，聚焦藝術家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地位，而非單純追逐高價作品。

許禮平現場分享自己少時收藏的經歷，「我在澳門出生長大，小時候住在關前街，俗稱『爛鬼樓』，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當時幾毛錢就能買到其實是文物的東西。我還在那裏買到過孫中山寫的信。」

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蘇士澍提

到，當前藝術品交易市場上推崇的書法作品很多連基本的筆法都不過關，「從王羲之、蘇東坡，到董其昌、文徵明、王鐸，再到當代的于右任、沈尹默、啟功，這是中國書法的主脈、正脈，一定要往下走下去。」蘇士澍說：「學習書法的標準三條，筆法、結構、章法。對今天社會上流行的這些歪風邪氣，丑書、亂書、吼書，我是堅決反對的。這不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我們需要以古為新、以古為榮，一點一點去繼承，去發展。」

講座結尾，蘇士澍與許禮平現場提筆、蘸墨，即席寫下「福」字，蘇士澍不僅現場進行書法教學，還將福字送贈現場觀眾作為新春祝福。



▲啟功《論書絕句》發表於1981年7月12日《大公報》「藝林」周刊。

談到與許禮平的結緣，蘇士澍表示這還和《大公報》有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在內地想了解港、澳台的情況，經常是通過《大公報》來了解的。」蘇士澍提到，自己當時特別關注《大公報》在文化方面的信息，「《大公報》的副刊當時把內地很多的文化名人，包括啟功、黃苗子等都集合在一起，做了很好的前沿工作。」「啟老（啟功）當時就在《大公報》副刊上

刊登一些關於書畫、收藏等的文章，後來啟功先生和許禮平先生就漸漸的認識了。因為我是啟功先生的學生，所以慢慢也就和許先生認識了。」

蘇士澍說，「特別是許先生做的《名家翰墨》雜誌，非常好，尤其是當中對於港澳台和海外的收藏和珍貴書畫文物的介紹，我看了之後非常震驚。而後伴隨兩地交流越來越多，只要有機會我就經常到香港拜訪。」

蘇士澍許禮平因《大公報》結緣

謝有順林天行分享「文心畫意」

「文心畫意——中國人文精神的藝術表達」是「名家藝術周」新春系列活動的第二場講座。講座由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謝有順，以及畫家林天行主講。兩人分別來自文學與視覺藝術領域，卻在談及中國藝術時，指向同一個核心——「心」。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如果要概括中國藝術，我會用三個詞：心靈、日常、審美。」謝有順在講座中說。對他而言，中國藝術並不以再現世界為目的，而是「心靈的外化，是心靈的寄託。」看似寫景的詩、作畫的筆墨，其實都在回應人自身的情感與狀態。

「好的藝術不可複製」

林天行從書法與繪畫的經驗出發，補充了這一點。他形容，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並非形式上的完成，而是能讓人從作品中，感受到創作者的情性與人格。「我們看到一幅字、一張畫，很快就能感覺到這個人是怎樣的人，這其實就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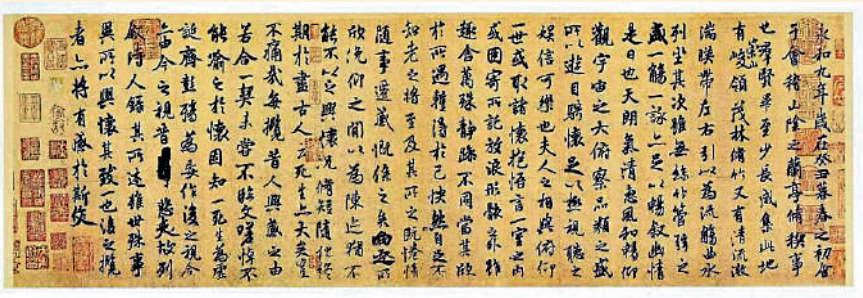
談到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謝有順特別強調「日用」的重要性。他以書法、瓷器、紫砂壺為例，指出中國藝術從來不是只供觀賞的對象，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一把壺不能泡茶，再漂亮，也不會被稱為大師之作。」藝術性與日用性並行，是中國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面。

這樣的理解，也延伸到他對「不可複製」的看法。謝有順以《蘭亭序》為例，指出真正的藝術之所以動人，正正在於其當下性與唯一性，而那就是一種無法被重來的現場狀態。「好的藝術，是不能重複的。哪怕同一個人，在不同心境下寫同一個字，也會有細微的差別。」

從書法、繪畫談到文學，話題最終回到閱讀與個體經驗。林天行提到，在AI寫作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仍



▲謝有順（左）與林天行在講座現場。



▲《蘭亭序》。

然有必要創作，因為機器無法替代個人的感受與細節。「它可以模仿形式，但寫不出屬於我本人的感受。」而正是這些細微而私人的經歷，構成了藝術最不可替代的部分。

講座後段，話題轉向審美的差異與變化。謝有順指出，藝術並不要求所有人都喜歡，「如果藝術也要求所有人都喜歡，那就不叫藝術了。」在他看來，喜歡與不喜歡，本身就是審美的一部分，這種判斷會隨人生閱歷而改變。他以魯迅為例，許多人年輕時不喜歡他的作品，「現在內地中小學生最怕的就是周樹人」，因為作品難以理解，但魯迅曾說：「30歲以前的人恐怕都不懂我的文章。」隨着閱歷增長，人對作品的感受也會轉變，「你剛開始不喜歡也沒關係，但可能會有一些契機會讓你喜歡。」

「藝術可以銘刻瞬間」

謝有順進一步談到欣賞藝術時「讀通」的重要性，強調理解作品內在涵義比閱讀數量更重要。「有時候你讀到細節，會心一笑，精神上與藝

術家相通。」這種理解常成為現實生活中的支撐。在夜深或遇挫折時，他會回到自己喜愛的書中，「在書裏找尋精神力量的資源」。藝術的價值，正是在於它能超越時間與空間，讓人與不同時代的創作者對話，「李白會消失，但他的詩在，我們可以與他對話。」

在孤獨、低潮或挫折的時刻，藝術往往能為人提供精神支撐，使人暫時從急促而功利的生活節奏中抽離，重新感受時間的重量。正如謝有順引用鮑·列·帕斯捷爾納克的話所說：「人的一生不是活幾天、幾個月，而是活幾個瞬間。」他解釋道，人真正記住的，是那些具有分量的片段，而藝術正是保存這些瞬間的方式——「藝術就是瞬間的藝術」。透過這些片段，人生也因此變得更加豐富。

在現場問答與分享之後，講座以即席揮毫作結。林天行先寫下應景的「馬到功成」，其後再以不同書法體寫下多幅「福」字；謝有順則取名字中的「順」字，揮寫多張「順」，寄語讀者來年諸事順遂。



▲《幻花如生》音樂會日前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

《幻花如生》音樂會 呈現千年箏韻

【大公報訊】記者郭悅盈報道：《幻花如生》音樂會日前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舞台內，演出以古箏為核心，結合當代創作，與多件復原樂器同場演奏；劇院外，香港大會堂高座展廳同步推出「幻花如生，箏韻千年」展覽，從歷史、形制與演奏出發，補足演出背後的研究與創作脈絡。

融合多重感官體驗

舞台上的樂器，除了熟悉的古箏、七聲箏、鋼絲箏，還有蝶式箏、竹箏、軋箏，甚至首次在香港亮相的復原樂器。香港青年藝術家、音樂會演出者陳天姿介紹道，這些樂器的演奏與復原過程並不簡單，需要古樂器製作技藝傳承人魏廷軒等多位專家與團隊密切合作。每一件樂器、每一個細節，都是團隊共同心血的結晶。

音響、燈光、視覺與香氛設計師，為觀眾鋪陳出一個多重感官交會的現場。音樂會開始前，場內先透過音響提醒觀眾戴上隨場派發的口罩，跟隨指示慢慢吸氣、呼氣，讓身體安靜下來，也順勢感受為演出特別調製的香氛。隨後，幕布上浮現花朵影像，舞台燈光逐一亮起，表演在氣味、影像與聲音逐步疊合之中展開，觀眾也在這樣的節奏轉換裏，走進《幻花如生》的世界。

本次音樂會，香港作曲家許翔威為古箏、筑及箏篋創作合奏作品，以香港的市花洋紫荊為靈感，讓多件樂器在同一段旋律中交織回應；作曲家陳明

志則以國花牡丹入曲，透過音色層次的鋪陳，回應花語所承載的文化意涵。

全場七首作品風格各異，由多位樂師同台演出，部分樂曲亦加入鼓與風鈴等打擊聲響，構成不同聲部的交錯。舞台上，有的樂師正對觀眾演奏，有的則背向而坐，聲音在不同方向之間流動；配合幕布的升降與光影變化，舞台空間被不斷拆解與重組，營造出既夢幻又具層次的氛圍。

劇院之外，位於香港大會堂高座的「幻花如生，箏韻千年」展覽，引領觀眾穿越兩千五百年的箏樂歷史。展覽分為三部分，從古箏的起源講起，追溯至戰國時期的文獻記載，再到東漢、隋唐、宋明清各朝的圖文與實物資料，呈現箏從五弦到二十一弦的演變，以及在樂舞、詩歌中的重要角色。

「類箏家族」單元聚焦與古箏血脈相連的傳統樂器，如祝、瑟、卧篋篥和亞箏。這些樂器多已失傳，展覽中通過考古文物、古籍記載與現代復原，重新呈現其形制與演奏方式。展覽策展人翟月說：「我們不只是把樂器復原出來，也希望讓我們能夠融入演奏會，呈現出自己的聲音。」

觀眾可以透過實物展示與影音，感受每件樂器的歷史厚度與獨特音色。展覽亦設有「互動體驗」部分，讓觀眾親手試奏小型箏篋與現代古箏，並沉浸於唐代長安樂舞動畫及敦煌壁畫動畫重現的視覺場景中。

▲「幻花如生，箏韻千年」展覽一角。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